



Hey! 我们的王家大胖儿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浉河中学 七(22)班 孙诗涵

Hey! 亲爱的王家大胖:
如同看到高考作文的那个满分考生,我也是愣的。

这么晚了,你不会还在为我那个杀千刀的歌词编曲吧?你是知道的,当压在心头上好几天的心事终得了却,对于我这种极不淡定的娃娃来说,是有多激动。于是乎,寥寥数笔,我立下生死状,写下隽永的大标题,你肯定不明白,像我这样的姑娘,一篇千字的文章是可以栓我好些天。所以,我愣了。至于放大到底后只剩马赛克的失意。

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你的作文没下过四十分?还常常受到老师的青睐?我有些不知该怎么回答,或是真不好意思,我总不能大大方方回上一句:“说废话,瞎廉自个儿心情,由此衬托出啥啥。”也许他们是真没这方面的造诣,在他们回过头来找我事儿时,我早就“升天造化”了。

最初的音乐课吧,挺好,现在,挺好。

我忘记了当时的天气,本想搬过来对比映衬出我们的开心,却不小心慢了一步,被大自然的搬运工给抢了鲜。后来想想,管他晴天还是阴天,晴天吧,顶多多了个太阳,后羿被你折服,弓箭都

懒得拿起,暖和呀!阴天吧,没关系,没了天上的太阳,咱大伙儿还有个地上的,脸盘子这么大,可不暖到心窝里了?

我实在太崇佩你,几乎我的同学眼尖发现你,一定习惯性第一个告诉我,随后,一脸无语地看着我开心到忘形。

左手美好,右手阳光,为什么我的右手先一步死掉了呢?自从你一口承接下来为我们作曲,我那张小破纸不知被我蹂躏了多少回了,大抵是因为太珍惜了,画成那样我都没舍得扔到教室后面的红色垃圾桶。每节下课第一件事是直奔教务处,晃悠一圈,没人儿,才放心地走开。其实你哪次都在,只是坐在靠窗的墙角,奈何墙太高,个儿太矮,要不是我今儿中午多喝了一碗饭,蹦得比以往高那么点儿,我就又被蒙混过去了。

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疯,还有点神经经,虽然不知道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怎样看出我内在的“温柔”,但是我那一瞬间还是怕得不要不要的。好不容易逮到碰着你,我发挥我的本分,不遗余力地在你耳边聒噪,累啊,苦啊,见不着你人啊……

“你说你吧,没事儿时,总能碰着你个几次,有事找你吧,咋瞅都瞅不着……”

冷了一下,好凉快。随后,我更凉快。

“对,没事找我可以走了。”

听错了吧……天气热得都能中暑了吧?面前的大脸盘子没有以往圣洁的金色光辉,反是倒过来烧我个遍体鳞伤。

Sorry 啦……

其原因在我吧,我也知道,揣测别人内心是否生气或开心的确挺遭人烦,比如,你知道屎坑臭,你还非往里跳。一男的,一心宽体胖的男的,哪能这么小心眼不是?

至于第二天,留言两张,黄瓜一根,桃子两个,全部奉上,我的全部家当啊!

亲爱的王胖胖!乐于助人的王胖胖!我要是教育局局长,定得给你涨工资啊!

至于第三天嘛,我已经想到了,暖风徐徐,清平一色,蓝白交底,晕染开菁华向上的心。倏地,一颗迸发出万丈光芒金色扬洒的旭日冉冉升起,暖暖的心窝子哟……

2016年6月14日 9:45于书房

曾经错过的灵犀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市五中 七(19)班 井清怡

那些年错过的默契,那些年错过的灵犀,好想拥抱你,拥抱错过的曾经,曾经想征服全世界,到最后蓦然回首才发现,这世界点点滴滴全部都是你。

——题记

那时,我们少不更事,总是喜欢站在天台,远远地看着蔚蓝天上飘浮着的白云,想象着,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。残阳的余晖柔和地洒在你身上,勾勒出希冀的模样,可能是因为太过兴奋,你的鼻尖上挂着点点汗珠,和尘土混在了一起,有些滑稽,有些凌乱。我不经意地抬起手,为你拭去污秽,清晰地

闻到了你白色衬衣上淡雅的柠檬香。

永远都记得,七岁时在医院遇见她,那天天气还是晴的,澄澈的

天际,有灰白色的鸽子扑棱着翅膀掠过医院的房顶,乖巧地停在屋檐上梳理着羽毛。

那天,是春夏交接时的某一天。

窗明几净的医院,走道里有穿着病号服的小孩儿跑过,玩着幼稚的你追我赶的游戏。过道里,有大片大片的阳光,还有特定的消毒水的味道,而靠墙的椅子上,却

是冷冷清清,只有白色灯光的地方。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女孩儿,样子七八岁,脸上有未曾褪去的稚气以及婴儿肥,她从头到尾都安静地坐着,沉默地看着自己映在地面上的影子,沉默地呼吸着充满药水味道的空气。女孩儿忽然站起,对路过的护士笑了笑,笑容甜甜,双眉弯弯成月牙状,声音也是软软的清亮,“护士姐姐。”那护士估计被她这个样子逗乐了,顺手捏了一把粉嘟嘟的小脸。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攥在手里,扬起一个明媚的笑容,招招手就跑了过来。

那孩子嘴里念着有些老的童谣,踮着脚尖,踩碎了过道里的阳光,小跑了过来。似乎她就是带着温暖的发光体一般,连带着周遭,都亮了起来。

“喂!”意识到有人在叫自己,我迷蒙地抬头看了她一眼,是刚才那个女孩儿,她扬扬手里的棒棒糖,冲我眨眨眼,“你要吗?”我没有回答,就这么看着她。女孩儿倒是不觉得尴尬,直接坐到了我旁边的椅子上,又鼓起勇气推荐给我,“这个给你。”“很好吃的,你尝尝啊!”女孩儿的手执拗地递了过来,我有些无奈,只好收下了,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眼前叽叽喳喳的女孩儿终于停了下来,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,她一字一顿地说:“林一夕。”她的一双眸子顾盼生辉,里面洒满了揉碎的星辰,令人不经意间放下了心头的惆怅,认真倾听她略微稚气的小奶音,“唉,你知道吗?你是第一个收下我礼物的人,因为小朋友们都不理我,他们总是叫我大象妹妹,哈哈,我鼻子中,老是插输氧管,活像大象的长鼻子。”说到这里,她本明亮的眼睛,黯淡了一下,“妈妈说我只是在玩扮大象的游戏,哼,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。讨厌的护士姐姐还拿针头扎我,真的好疼好疼,不过,我知道她是为我好,所以我现在已经

在好好吃药,好好睡觉……”那天林夕说了很多很多,声音轻轻地却是像双小手揪得我好好痛痛。最后,她小心翼翼地问我做朋友好吗?

嗯,好,我们做朋友。

后来,我总是抽时间来医院陪林夕,我告诉她,隔着医院外墙,这个巨大的时代,光怪陆离的世界每天都在转动,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,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事,我告诉她,老师今天讲课时,同窗们发现他牙中有菜,我告诉她,我今天作业没完成,因此被老师批了……

我们胡吹、胡唱、胡玩、胡笑,病房是我们的快乐屋,我们一起闯祸,被护士姐姐骂,一起欢歌,一起纵笑,世上最快乐之事,莫过如此了,那时的天空真的很蓝,那些旧时的岁月很清澈。

我甚至还带她偷偷溜出医院,到了一个废弃的天台上,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地聊梦想,她兴奋的样子,眼中闪着的光,我至今还难以忘记。

然而肆意欢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,一阵汽车尾气混合着飞扬的尘土喷到我的脸上,我望着扬尘而去的汽车,泪水决堤,终究还是连声再见也不肯说吗?我究竟哪里做错了?让你说走就走,连声再见也不肯说。

一晃十年光阴逝去,时光在左胸口上囿出一个碗大的疤,献血淋漓,却大敞着任由风呼呼灌入。这么多年,你还是杳无音信,我寄去的明信片一张也没回,我也倔强着不再去询问你的消息,倔强着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,总以为留给彼此的时间很长,我们还可以这样耽搁着十几年,然而时光却不等人了……

日子就那么不痛不痒,恍恍惚惚地过着,没有一丝波澜起伏,宛如结冰的湖面。直到有一天,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从纽约寄来。

(指导老师:殷淑静)